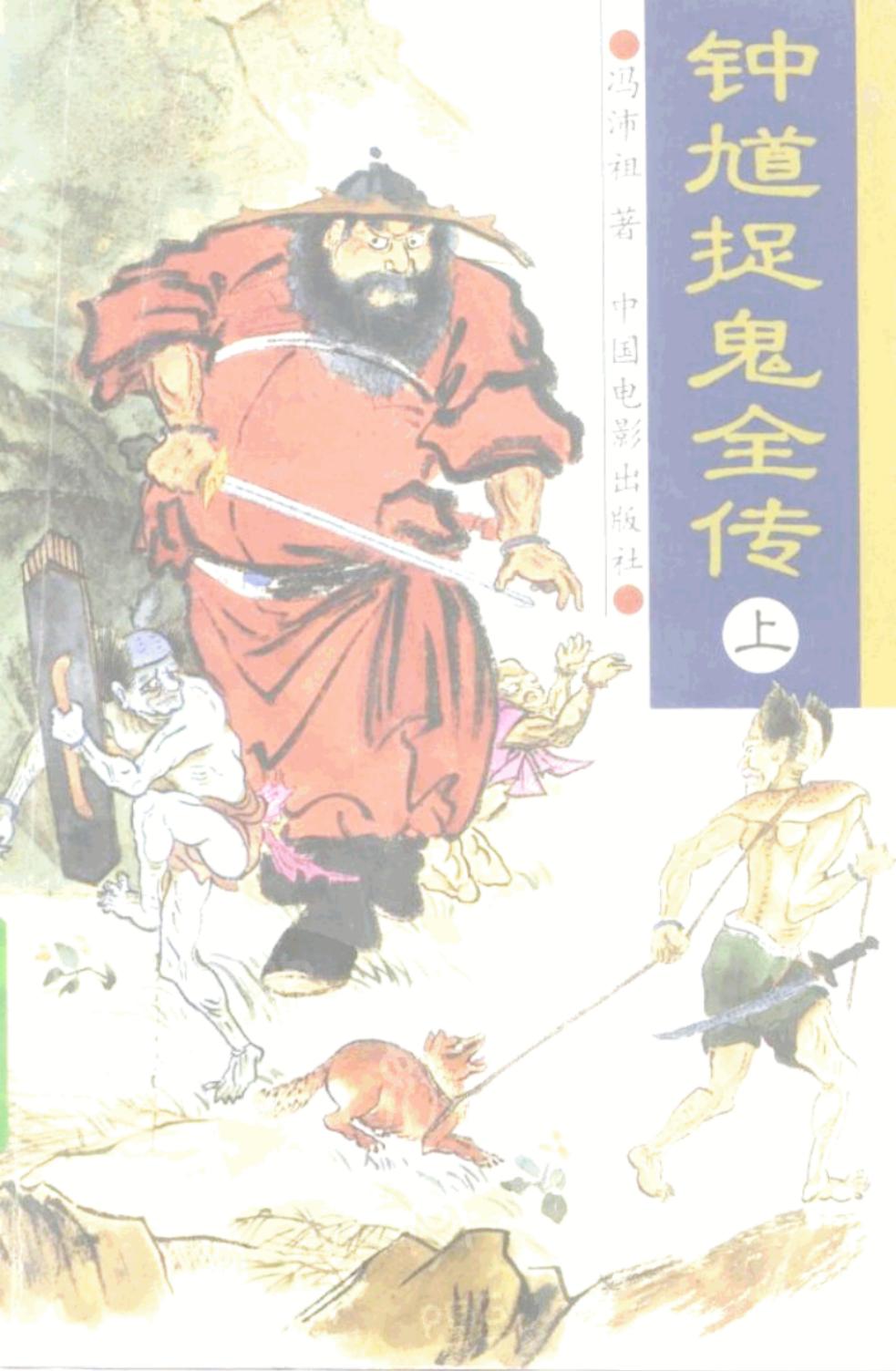


钟馗捉鬼全传

上

冯沛祖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钟馗斩鬼的传说，在中国民间家喻户晓。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关钟馗的故事历代留传，丰富多彩。

本书自钟馗进京赴考，途中为恶鬼暗算尽毁容颜，抗旨触鼎而亡，并独闯丰都鬼城，大闹冥府，得封“驱邪斩祟大将军”、“镇魔降怪大元帅”，长安城捉妖斩恶，怒斥火神焚鬼谷，驱尽四海邪崇魔怪，最终衣锦还乡等经历，塑造了一个纵横阴阳二界，一身正气，扫荡天下妖邪的英雄形象。

本书的主人公钟馗，是一个身高八尺、怒目圆睁、相貌奇丑的大汉。他智勇过人，性格刚烈，不管是阳间的唐皇，又或是阴间的鬼帝、一津怒目相向；又疾恶如仇，天地间一切邪崇魅鬼，统统先斩而后快。书中对世间的妖魔鬼怪，更是描写得入木三分，丰都鬼城的描写，更让人有如身临其境。

全书故事生动有趣，张驰有度，情节变化一波三折，将历代相传的鬼魅世界，刻画得栩栩如生。

目 录

第 一 回	识英才杜平仗义	两遇鬼钟馗易容	…… (1)
第 二 回	性刚烈状元撞鼎	免麻烦乾冥双封	…… (11)
第 三 回	示惩戒额头刻字	却发财啼笑皆非	…… (20)
第 四 回	谋银两贪官设计	到头来二命归阴	…… (27)
第 五 回	悼亡友杜平置祭	了心事钟馗嫁妹	…… (44)
第 六 回	依善恶阎王判案	定随员大帅筹谋	…… (51)
第 七 回	饯行宴各露鬼相	两小妖大闹唐王	…… (61)
第 八 回	太宗赐封返阳世	钟馗率部别阴间	…… (72)
第 九 回	长安城数县闹鬼	斩妖孽大帅扬威	…… (83)
第 十 回	夺财色草菅人命	受辱死千古奇冤	…… (96)
第 十一回	查迷案将军夜探	要笔杆义侯改寿	…… (108)
第 十二回	除恶人都督用计	前生事报应昭彰	…… (119)
第 十三回	冤魂作祟雪冤屈	土地夜半论鬼神	…… (133)
第 十四回	艳妖骂人间虚伪	小将战山魈魅	…… (148)
第 十五回	论世情大帅感慨	除精怪设伏祠堂	…… (159)
第 十六回	乡居贴钟馗画像	女妖陷末路穷途	…… (169)
第 十七回	古易论阴曹地府	张丰说鸿门鬼市	…… (180)

第十八回	寻开心群魔乱舞	临危难充韵巧辩…… (197)
第十九回	话东岳兼说三教	激义愤夜闯泰山…… (207)
第二十回	斥三郎鬼仙成亲	奉火神善恶莫明…… (226)
第二十一回	黑心鬼称王立国	酒赌淫横行隆阳…… (236)
第二十二回	吞两县恶魔猖獗	示慈悲鬼谷献谋…… (249)
第二十三回	撼妖蜮九弹妙曲	借神兵收复失地…… (265)
第二十四回	灭鬼众火焚鬼国	行鬼事尽显鬼形…… (278)
第二十五回	乱众生三怪惑世	探敌情大帅深谋…… (292)
第二十六回	如仙井铲除混沌	浪荡河困斩荒淫…… (308)
第二十七回	斩赌鬼连战三窟	填妖洞山神留名…… (324)
第二十八回	铭恩泽百姓修庙	赴南流商战蛊瘟…… (342)
第二十九回	辟邪崇三管齐下	邀神助二庙共祭…… (358)
第三十回	驱蛊鬼尽消蛊气	激虫王整治虫灾…… (375)
第三十一回	救苍生三圣显灵	袭妖窟五将脱逃…… (389)
第三十二回	好心洞诱斩群妖	东围村再遇寇仇…… (404)
第三十三回	消瘟灾穷追顽敌	游南岳大帅著书…… (420)
第三十四回	骑田岭鬼雄啸聚	毛所谓闲话驱邪…… (436)
第三十五回	访度朔荼垒出山	施暗招诈道伏魔…… (451)
第三十六回	桃木酒化除精怪	三门神护佑清平…… (467)
第三十七回	荡妖氛凯旋班师	受封赏各奔前程…… (476)
第三十八回	辞天官遨游尘世	成伟业永垂英名…… (491)

第二十五回

乱众生三怪惑世
探敌情大帅深谋

钟馗留下书信，率领部属，漏夜离开了乾阳县，向北疾进。又是昼宿夜行，三天后的三更时分，来到中州地域；五更时分，来到隆阳县的边缘。钟馗看看天将拂晓，也就先不去隆阳县的城隍庙了，问精细、伶俐道：“两位小将，附近可有土地庙？”

精细鬼道：“有，前面这座山叫横山，翻过山那边就有座‘横山土地庙’。”

“你俩带上本帅的号印和玉牒，先去给土地公通传一声，说本帅要拜候他。”钟馗边说边把号印解下来。

精细、伶俐应声：“是！”接过号印和玉牒，飞也似地翻过山去。

横山土地庙是建在丛山中的一间孤零零的小泥屋，土地公叫黎南，生前是个流浪汉，六十多岁时来到这条黎村做工，村民见他忠厚老实，乐意助人，又是“五百年前是一家”，于是便硬帮他娶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寡妇。哪知这老头不喑房事，天天被那正处如虎之年的女人骂得狗血淋头，损得灰头土脑，半年后竟被骂死了，那女人也走了。自此以后，村人时时梦见他诉说自己的不幸。后来有人提议，在村中为他建间土地庙，奉他为土地公，以安抚他的亡灵。

前世的这段经历，使黎南对男女间的事非常厌恶。他做

了土地公后，就时时去打扰阳间人的房事，令不少青年男女非常后悔奉他为土地。自从半年前隆阳县的浪荡河出了淫怪，男女之间的事变得越来越随心所欲后，这黎南就更为世人所深恶痛绝了。于是村民拆了村中的土地庙，把那儿作为晒谷场，但又怕他作怪，便在村边丛山中另建一间泥屋，把他的泥塑像搬了过去，并请村中最有学问的私塾先生题写了“横山土地庙”的匾，挂在屋顶，好叫他心理平衡，好好在那儿呆着。

黎南对被人这样“流放”感到非常气愤，却又无可奈何；见到世人这样“荒淫纵欲”，更是痛心疾首。于是去找城隍神高尚侯，要他带领各村土地驱逐淫怪，以整“纲纪”，哪知高尚侯却认为他是“自己无能，也想别人跟他一样无能”，气得他七窍生烟。昨夜他又从高尚侯那儿碰了一鼻子灰回来，那种霉气还未过，现在见精细、伶俐拿了号印和玉牒进来，说斩鬼元帅钟馗要到这里来清除妖孽，不觉高兴得下巴下的一撮白须打抖，叫道：“钟馗大帅驾临本县，百姓有救了！”

“过奖，过奖！”钟馗与负屈、含冤、大力、大胆正来到庙门口，钟馗拱手施礼，“钟馗见过土地公。”

黎南一见钟馗这模样，吓得差点儿没整个人弹起，心中狂跳个不停。幸好精细鬼跟他说好钟馗是来斩鬼的，不是来跟土地佬过不去的，否则他真要立即昏过去。定了定神，黎南拱手还礼：“大帅威名如雷灌耳，黎南久仰，久仰！大帅请进！大帅请进！”

彼此寒暄几句，进庙席地而坐。黎南不知拿什么来招待贵客，搓着手，嘴中喃喃，一脸的尴尬，幸好见钟馗笑容可掬，毫不介意，才心安了些。又聊了几句闲话，钟馗便转入正题：“据闻隆阳县方圆数百里，百姓多好杯中物，痴赌而

又好淫，可有此事？”

“对！对！对！大帅明鉴！大帅明鉴！”黎南见钟馗等远道而来，本还不敢这么快就诉苦，一听钟馗这么问，即时就兴奋起来，“那些人实在闹得不像话！不像话！”然后把世人如何醉酒，如何赌博，如何淫乱细细述说了一遍，那情况听来比精细、伶俐侦查到的还厉害十倍。

“可是有什么鬼怪作祟？”钟馗见他越说越长远，越说越激动，白须抖得越来越厉害，担心他可别一时之间心脏病发作，岂不麻烦，便轻轻打断他。

“对！对！对！大帅明鉴！大帅明鉴！”大概老人说话容易噜嗦，有时也难怪他生前那个“如火如荼”的女人时时怒骂，“是有那么一大群酒鬼、一大帮赌鬼和一大伙淫鬼在作怪。”说着对钟馗一揖到地，“恭请大帅立即斩了他们！斩了他们！为民除害！为民除害！”

“这个当然！黎土地不必多礼。”钟馗还礼，“可是本县城隍为何不联合各土地驱除这此鬼怪呢？”

黎老头这下可要大大地发泄一下他的冤气了，叫道：“他才不管呢！他叫高尚侯，但一点也不高尚！他说，酒赌淫都是人的本性所需要的，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我们何必要跟老百姓过不去；老百姓既然认为这样活得快乐，我们就让他们快乐好了。他根本就不想把这些酒鬼、赌鬼、淫鬼赶走！”然后怒气冲冲地把自己如何被高尚侯多次冷落的事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要斩除这些鬼怪，只靠大帅！只靠大帅！”

这时天已大亮。黎南赶快去关了庙门，并在门上写上：“土地公今天外勤，敬请体谅。”免得有人来上香打扰。钟馗下令众人休息。大胆嘴地一下便跳上神台，挪开了土地的泥塑像，倒头便睡。令黎南这老土地看得双眼发呆。

到了晚上，钟馗带上负屈、含冤和大力四小将，到城隍庙找高尚侯。

高尚侯正为一些土地和村民来向他请求、祷告，要他赶走鬼怪的事而头痛，得知镇魔降怪大元帅驾到，连忙出迎。彼此寒喧一番，进庙就坐。钟馗看这高尚侯四五十岁的年纪，七尺昂藏，鼻大口方，神态颇有威势，推想他生前可能是个武将，便笑道：“侯爷神武，可是曾统兵百万，征战沙场？”

“大帅过奖。小神生前曾是将校而已，打过三几仗，不敢说统兵百万。”

“如何当了城隍神呢？”

“小神在这里征剿一伙山贼，功成之日不慎中暗箭身亡。县民抬举，认为神勇，便被奉为城隍。”

“照本帅部属侦查所得与某些土地公所说，隆阳县一带酒、赌、淫三怪作祟，搞得阳间一片乌烟瘴气。侯爷曾统兵剿贼，力敌万人，现在更身为城隍，掌民俗教化，负勾魂管魅之责，为何不重振昔日雄风，清剿这些魑魅魍魎呢？”

“小神惭愧，大帅明察。”高尚侯拱拱手，“酒、赌、淫这三样东西，乃世人所爱，深入人心，实在是非常难以清除，也是无法真正彻底清除的。小神虽是管理民俗教化，但自认对此无能为力。就以酒来说，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仙。凡人办红白事，或有什么聚会喜庆，固然要饮酒；据说当日帝尧千钟，孔子百瓢，是不是真的饮这么多，没人知道，但圣人也是一样饮酒的！至于魏晋时的竹林七贤，更是醉得昏天黑地，竟留美名。据说以后还要出什么酒中八仙。其中有个叫李太白，有个叫贺知章的，更是以后千古不朽的大诗人。酒仙与酒鬼之间，不过是一线之隔而已。”

“侯爷似乎对酒甚感兴趣？”含冤插问一句。他生前也是

武将，与这高尚侯有点惺惺相惜。

“含先锋讲得不错。”高尚侯不愧是军伍出身，说话爽直老实，“征战沙场，杀人见血，哪有不好此道的？想不好也得好！因为酒能壮胆，正所谓壮雄心气冲斗牛。诗人饮酒，说是酒入诗肠能添锦秀；做人烦闷，但求一醉可解千愁。摇头轻富贵，冷眼傲王侯。这是醉乡的妙趣，不好此道者不知，世人好酒，有时也难怪的。”

含冤听得连点了几下头，其他几人似乎也有同感。钟馗微微一笑：“那么，赌又如何？”

“赌是人的共性。有人不好酒，但几乎人人都好赌的，做人本身就在赌，区别只在于明赌还是暗赌，有意地赌还是无意地赌，大赌还是小赌，拿什么来赌，是赌财、赌名还是赌命而已。做生意固然是赌，进入仕途也是赌，谋份什么职业同样是赌，其实连娶老婆嫁老公都是赌的。婚姻美满便是赌赢了，否则便是赌输。阳间把赌术高明的人称为赌神，可见对他们还是挺尊崇的。”

这次听的人似乎没有刚才那么多的同感，但也没有谁反驳。钟馗仍是微笑，道“那么淫又如何？”

“那更是人所共好的了！青楼千年不衰，面首也有市场。不过是大淫还是小淫而已。圣人孔夫子也会生儿子呢！他若不淫，儿从何来？别说俗家人，就说出家人吧，又有多少是真的六根清净的？虽说是已遁入空门，但不少其实仍是淫心未灭的，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敢表示出来罢了！道家中在这方面来得最坦率，其中的一门‘御房术’，说穿了就是讲的这回事。至于年老体衰或发育未成熟的，那又当别论。”

顿了顿，高尚侯见没有谁反驳他的高论，便继续道：“酒赌淫这三种东西，莫说人难以抗拒其诱惑，就是神，有

时也会同样沉迷此道的。这三怪开始聚众隆县时只有一百几十人，前城隍便带了判官、无常去清剿，结果反而与他们成了朋友，过了不久，便连城隍庙的事也不管了，越闹越不像话，及后被阎王知道，召到了丰都城。县民再奉小神为城隍。至今将近半年，这三怪的数目竟至近万，而且是与日俱增。”

“侯爷之所以不清剿这三怪，看来是觉得这些都是人之共性，为众所好，并无大碍了？”钟馗轻松地问。

“是有点儿这样的意思，但原因远不止一个。”高尚侯说得很坦然。

“别的原因待会再说。以事论事，这三怪是非剿灭不可的！”钟馗变得严肃起来，“侯爷说的本来没错，酒小饮并不害人，小赌也不碍事，性事更如人要吃饭一样，是生理之所需；不过，这些都要适度，适度才能无害。现在这三怪却是利用了世人自制力不强的弱点，令世人在这几方面不仅是严重过度，而且简直是为此疯狂，那就严重地伤害了阳世的人了！也就是说，这些鬼魅是在严重地为害人间了！”

“狂饮杯中物的人，要么无知无识，如痴如梦；黑白莫辨，乾坤颠倒；要么丧失理智，乱耍酒疯。狂暴斗殴，伤残生命，难以自制。又酒能乱性，以至暴虐青楼，侵凌他人。

“嗜赌者，痴迷沉沦，什么仁、义、礼、智、信，什么伦理纲常，全都抛到九霄云外。赢了狂，输了更狂，而且越输越狂，为翻本、为夺得这不义之财，不惜卖光家产，不惜卖儿卖女卖老婆，不惜违法乱纪，盗窃抢劫，杀人越货。或因而丧命，或造成无辜冤魂。

“淫乱者，并非行夫妇之大伦，而是随意胡来，伤风败俗；又或以性作交易，难免不争风呷醋，闹出情杀情伤之事。况且纵欲伤身，也是危及性命。

“酒赌淫三者往往互为因果，必然愈演愈烈，危世害民。世人若沉迷上瘾，自然纲伦松散，社会动乱；无人思耕，田地荒芜。深陷其中而百事俱废。在此隆阳县已是造成如此恶果，这三怪还哪能不斩！”

高尚侯听钟馗说到这里，嘴唇动了动，钟馗拱拱手，道：“隆县一带本已不富，百姓沉迷于酒赌淫三害，不事耕种劳作，自然就穷上加穷，造成一县的穷鬼。而穷鬼是最易毙命的。这三怪不但迷惑世人，而且趁机摄人魂魄，那人自然就死得更多了。侯爷刚才说，这三怪开始时聚众作祟时才一百几十人，半年之后，竟至聚众近万，可知受其所害而死于非命者及因饥寒交迫而死者之众。这些人上了酒瘾赌瘾淫瘾，死后的鬼魂也不愿离开，必然加入了这三鬼的行列，才致它如此人多势众起来。若不速斩三怪，以救一县的百姓，那隆阳县用不了多久就如同瘟疫蔓延，更要死亡枕藉了！”

“大帅教训的是。”高尚侯拱拱手，“小神也觉得这三怪是搞得太过份了，并非不想把他们一举斩除，不过实话实说，小神生前虽是武将，但要清剿他们，确是力不从心，既没有那么多的人手，更没有那么高的道行。”

“这三鬼闹隆阳，可是有什么难治之处？”

“小神在前世，豪饮，聚赌，逛青楼，样样都干过。要去扑灭这三鬼，在心理上自己就感到有点大贼捉小贼的味道，不够理直气壮；而且，要杀敌自然得侦察敌情，小神可不敢去，因为怕生前的这三样嗜好又再犯了，重蹈前城隍的覆辙。此其一。其二，据说博彩山上的赌鬼有四五千，分聚在好几个洞穴里；浪荡河里的淫怪有二三千，在数百里河流里荡来荡去；如仙井聚有三四千酒鬼，井底又有渠道与浪荡河相连。大帅请看，小神手下只有一个判官，两个无常，那些老土地是没有几个能够帮上手的，就算小神如何神勇，可

怎样去剿灭这可以四散奔逃的近万鬼众？淫怪阴柔，但在水里作战，非小神所长；酒鬼赌鬼，发起狂来，就会像疯了一般，不是好对付的。弄不好，判官无常老土地，都得赔上几条命。有这种种顾虑，大帅，你说小神怎敢跟这群鬼开战？”

钟馗点点头：“侯爷说的也是。”目视负、含与四小将：“现在我们仍是兵分三路，侦察敌情。只在探明情况，暂不可与鬼群开战。精细、伶俐就变作小赌鬼，上博彩山查明赌鬼的情况，主要是他们聚居在哪几个洞穴，有几个洞口，洞与洞之间是否相通。含、负两先锋仍是一路，探明酒鬼的情况，尤其要查清井底有哪几条渠道与浪荡河相连。都要查明他们日夜的活动规律。本帅仍带大胆、大力，去浪荡河查探。天亮前都回到城隍庙，不得有误！”

众人齐应一声：“是！”各自出发。

钟馗带着大力、大胆出了城隍庙，抬头看看夜空，群星璀璨，北斗高悬。初冬的中州之夜，风高气爽。三人出了县城，向北疾进，翻过两座小山丘，一会儿便来到了浪荡河边。只见河面并不宽阔，河水平静，泛着片片夜色的鳞光，如一条玉带在丛山中穿越，从北而来，在西面不远处一个急转弯，向东而去。三人看了一会。钟馗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中年行商，大力、大胆也摇身一变，变作他的随从。钟馗看看已无破绽，便下水去。

河水不深，只有十尺左右。三人在水底走了一会，便来到了河水的急转弯处，钟馗突然看到前面有几男儿女正向北急行，像是去赴约，便叫道：“前面几位朋友，请等等在下！”

带头的那个年轻人听到叫声，回转过来，一看钟馗和大力、大胆，怔了怔，道：“三位从哪儿来的？”

钟馗拱手道：“在下长安商人。来此地办货，在山中遭

贼劫杀，本想魂归故里，但听说这河里有淫气，非常好玩，便来投奔。敢请先生带路。”

“好好好！你们来得正好！”年青人击掌大笑，“我们荒淫国又多三个子民了！”

“荒淫国？”大力吃了一惊，心想，竟有这样的“国”？

“正是正是！我荒淫大王已有三千臣民，今天刚好立国，着小人等到阳间多勾几个淫鬼，”年轻人边说边用手指指仍在前面行走的几个男女，“他们刚才就是纵欲而亡，被小人勾了魂来的，现正要去参加大王的立国大典呢！”

“哈哈！那就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钟馗高兴地叫道，“我们也去！我们也去！”顿了顿，“小兄弟贵姓？”

“人称小李子，大概是姓李吧。姓什么有什么要紧，最要紧的是快乐！”

“小李子说的是。”

急走几步，便会合上了前面的几个淫鬼。大家兴高采烈的，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大潭处，潭底有一个王宫，宫里已挤了二三千的男女淫鬼，正在一边你搂我抱，一边听国王的“开国宣言”。

这国王站在殿堂的高台上，看上去三十来岁，身材高大，容貌是又帅又俊又温柔，左右各搂着一个妙龄裸女，另有一百几十个女鬼正瞪着她们的淫眼像在等他来“亲幸”。只听这荒淫大王高声道：“各位兄弟姐妹！本王得各位的推举，现在就任荒淫国国王。建立本国的用意，是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在阳间，男人欺负女人，别说青楼的女人任由男人凌辱，就是家里的女人也是一样，什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简直是把女人踩在男人的脚底。反过来，也有女人欺负男人，有的男人做女人的面首，也是做得像只狗一样！若碰上个歹毒的女人，就跟青楼里的女人没有不同！”

在我们荒淫国里，不许有青楼，也不得有面首，因为都用不着！男人和女人，全可以爱怎么干就怎么干，随心所欲，绝对平等，谁也不得欺负谁！但只做这乐事还不够，我们还要扩大地盘，增加人口，发展势力。因此，以后我国要跟酒鬼和赌鬼们建立更亲密的联系，酒赌淫三管齐下，阳间能抵抗的就没有多少人了！各位以后每夜都应该到阳间去，跟世人豪饮聚赌，再加淫乱，让他们快乐！让他们疯狂！要叫他灭亡就要先叫他疯狂！待他们狂饮纵欲得奄奄一息时，就把他们的魂勾回来！把他们的财物带回来！使我们荒淫国无限壮大。现在我们先要占据隆阳县，再后就乘胜追击，占据四周的县份。荒淫万岁！荒淫国万岁！荒淫快乐万万岁！”

二三千鬼众立即齐声呼应：“万岁！万万岁！”一边怪叫一边就脱对方的衣服，彼此胡混起来。一时间，调情声、呻吟声、怪叫声响彻王宫。

钟馗看着这群“妖精打架”，皱了皱眉，低声问小李子道：“大家狂欢一夜，那大白天干什么？”

“阳光一晒，大家就各自找暗角躲起来，还有兴趣快乐的就继续，精疲力竭的就分享夜里捞到的战利品或者睡大觉。”

“都在王宫附近？”

“差不多。有的也会躲到浪荡河的支流去，但那些地方水比较浅，能完全躲过阳光的暗角不好找。”

钟馗正要开口再打听点什么，就在这时，五六个一丝不挂的妙龄女妖已围了过来，嘴中一面发出叫男人听了血往上涌、喉咙发干的娇淫声：“来啊，来吧……”一面就来扒钟馗和大力、大胆的衣服。大力、大胆一看这几个曲线玲珑、勾魂摄魄的娇躯，那颗心就如小鹿般撞了起来，呆在当地，动弹不得，只会双眼发直。钟馗也觉得自己眼前花了一花，

立即闭目凝神，去除杂念；再张眼看大力、大胆，心中不觉惊叫：“不好！”对他二人便猛喝一声：“你俩还呆着干什么！快去把大老爷、二老爷他们请来快活！这样的好地方你俩敢独享了吗！”同时一把拨开正要解自己衣服的两个女妖的四只手，轻轻一揖，“各位小姐请稍等，在下还有几个高大威猛、功夫了得的同伴，现在在下立即去把他们请来此处，管教各位小姐快活得如痴如醉，神魂颠倒，欲仙欲死，死过翻生！”一把拉了大力、大胆就走。

大力、大胆被钟馗一句当头棒喝，再被钟馗一拉，立即惊醒过来，转头拔腿冲出女妖的包围圈。后面同时传来几个女妖的娇叫声：“几位大爷，快去快回啊！我们耐不住了啊！”

钟馗三人踩着河床的沙石，连被划伤了也不知道了，急匆匆落荒而逃，一会儿浮出水面，赶紧爬上岸来。喘息甫定，大胆有点不甘心地道：“唉！我说大帅，这些女妖简直是天生尤物，在阳间能碰上几个？横竖都要把她们斩了的，就算刚才我们玩上两个，本也无害嘛！”

钟馗一听，怒道：“看刚才你们两个的鬼模样，已是失魂落魄，若真跟那几个女妖们混上了，你们还会心甘情愿地回来吗！就算把你俩拉回来了，你们还会舍得斩她们吗？！你们以后也会成了淫鬼的！本帅把你们拉出来，是为了早日完成斩鬼大业，使你们能早日投胎为人或上天为神，是为了你们好！”

大力沉思一下，向钟馗拱手：“大帅说得对，多谢大帅！”

大胆原来嘴里还在唠叨，想了一会，也算明白过来了，拱手道：“小将知错了，多谢大帅！”

三人边说边走，大力突然大叫一声：“大帅，我们还漏

了一件事！”

“你是说未能探出浪荡河哪儿跟如仙井相通？”

“是啊！大帅你怎么也忘了？”

“不是本帅忘了，而是来不及了！本帅正想再问小李子，那几个女妖就围了上来，我们不得不撤。老实说吧，若被她们缠住，来了真的，你俩感染了淫气，难免不就成了淫鬼，本帅也不敢保证自己完全能做到六根清净，那时岂不就坏事了！”

“大帅说话真老实，我就喜欢大帅这点！”大胆道。他胆够大，也不懂那么多礼节，说起话来不顾及那么多老幼尊卑。钟馗知他如此，也不怪他，“那我们是否变成别的样子再回去一趟，打听打听？”大胆既想刺探军情，也想趁机多看那些妙龄女妖几眼，满足一下心中之欲。

钟馗大概是怕这两个部下——或者连同他自己——受不了女妖的诱惑，道：“不必了。我想含、负两先锋能够办好这件事。”

三人回到城隍庙，已是将近黎明时分，另两路人马刚好也回来了。

钟馗先问含冤、负屈：“两位先锋，情况如何？”

“禀大帅，情况基本查明了。如仙井下聚了四五千酒鬼。这井水太阳出来后是水，月亮升起后就变成酒。这些酒鬼便在有月之夜用盛器装了酒到县城和各村落去卖，同时又跟人赌博豪饮。阳间的酒鬼赌鬼因暴饮过量，中酒毒死了，或发酒疯，或赌狂了相互斗殴死了，他们就趁机把这些鬼魂勾回去，致使鬼众日见增多。”

“你们去时已有四五千鬼众聚在那儿了？”

“不，只有五六百，他们说，其余的都到阳世捣鬼了。我们离开时，回来了二三千。”

“他们白天还出不出去?”

“他们说，不出去，就躲在井底，因为那儿太阳光晒不到，十分安全。有些赌博，有些睡觉，有些则跑到浪荡河跟那里的淫鬼鬼混。酒鬼们都说，淫鬼们今夜要建立荒淫国，他们也要在明晚推举一个国王出来，成立一个混沌国……”

“什么？混沌国？”众人大感惊奇。

“我俩也觉得奇，便问酒鬼们为什么叫混沌国。他们说，因为喝醉了就什么都混沌了——就如同回到了天地未开时的那种状态；还说这是一个中过进士的老酒鬼定下的名字，已得到全体酒鬼的一致赞同，说这个国名最能体现醉乡的情趣、酒国的风采，简直是妙不可言。”

众人大笑。钟馗问：“他们打算怎样推选国王呢？”

“非常简单，比赛饮酒，谁的酒量最大谁就当国王。”负屈道，“他们还邀请我和含先锋参加，说可以跟各路豪杰一较高下，尽展雄风。”

众人又是大笑。

钟馗待笑声停了，脸色一凝：“如此说来，这四五千酒鬼明天夜里就全体聚在如仙井底比赛豪饮了？！”

“是的，大帅。”

“有否查清如仙井下有几条通道通往浪荡河？”钟馗的语气变得沉重。

“查清了，只有一条通道，就是东边那条，到浪荡河去差不多有十里长。其他几条都是流进地下水的，酒鬼们说是死胡同，我们探过几条，确是到通道尾就无路可走。但还有两条来不及探。”

“那好！应该没多大问题。”钟馗一拍城隍庙里那张大供桌，霍地站起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无需费劲，更无需血战，只等他们喝得全都进了混沌国，就正好来个一